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策

時議策五

論治邊之策

孫諫議

臣伏見陛下深以我伙爲念而治邊防諸軍實鶻朝慨然思亡
之將帥至親撰文以祭前朝大將之有功者垂老降虜賜之服
章延見訖逮以此見陛下之於夷狄懷不平之憤而欲上爲列
聖擣之於無窮也目切不自料謹下治邊之略伏惟神采擇
國家與虜和好六七十年雖時有邀求或小侵嫚然未嘗敢頓
躡信誓深入大擾邊民白首不見兵革朝廷雖歲捐金繕厚禮
重幣以結其僥幸然吾之元元得父子相保以養其家不至于
暴露流離肝腦塗地者列聖之賜也其賄益厚其勢益驟其弊
終至於用武何也與者倦而其取無厭約既久則其終必敵則
其至於用武也豈得已哉老子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苟不得已則軍儲不可以不實邊防不可以不修將不可以不擇卒不可以不練吾之糧械既已備足戎人守信抵諱疆場則吾固持之如初若天有所求違約安危或約重兵以臨境上恃吾有以待之則以戰以守惟上所令自雖未嘗至邊州以目之所聞見切恐今日之將卒器械糧廩未可與虜角也目聞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耳士賞賜使於外不從中覆委在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選車千三百乘騎万二千匹百金之士十方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強秦南支韓魏委在邊將必若趣之於李牧可也太祖皇帝神武聖謨燭知邊事故閔南用李漢超瀛州用馬仁瑀常山用韓令坤易州用賀惟忠棣州用何繼筠延州用趙贊慶州用姚內斌環州用董遵謙原州用王彥昇靈州用馮繼業遼者至二十年近者亦不減十餘歲其家留京師者撫恤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以與之恣其市易免所過征稅令寡

驥勇以爲爪牙每來朝必召對賜坐飲食之其還也厚加賜賚
故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士用間通知蕃人情狀敵將入寇我
已先知設伏掩擊多能以寡勝衆以羣取蜀取荆下滇表瓦江
南二十年間用兵四方而不以西北爲憂者諸將守邊之力也
自以謂不能策略若此十人者不外於世顧所以委任責成
之道何如耳誠能講求用人之方於諸州要處試而用之其才
果可任也則付之一州以便宜從事地可狼驛聽招土卒可
選用任其廢置財可聚散任其出入間謀往來任其自便率歲
來朝謁見加禮使君臣之際洞見心腑則將輸其忠士盡其力
是備邊諸州皆得李牧以守之也如此則虜之進退常在中國
至於無厭之邀求無故之侵侮彼將望風而自沮矣孰敢赴湯
蹈火以取巖燭哉夫以襄周之諸侯唐室之藩鎮皆以一國或
數州之地外抗夷狄內拒天子蓋用志不分者能以小敵大委
任責成者能以寡勝衆也今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而鰥鶩然

嘗有夷狄之患用人不專而間說者衆不假人以權而朝廷自任其責故也自聞治天下者醫之養身身之血氣不可偏有所養養益以勝氣養氣以勝血皆以致疾而害其身文武之爲用亦何以異此國家自西師講和以來天下以兵爲諱武事之不講也久矣陛下天錫勇智弗用文武方略大拯天下之弊以爲宗廟無犯計慮則夫備邊選將之方特其小小者耳伏望陛下日新盛德聽用賢俊收采衆策以期成功天下幸甚熙寧元年六月上

議工孔子後

祖秘監

臣伏見至聖文宣王四十七代孫孔宗原襲封文宣公乃是其人未死已賜謚矣臣切觀前史孔子之後襲封者衆在漢魏則曰褒成侯聖宗聖在晉宋曰奉聖後魏曰崇聖北齊曰恭聖後周及隋封以鄒國唐初曰褒聖或爲君或爲侯爲公爲大夫使奉祭祀唯漢平帝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公遂以均爲褒成侯至唐開元二十七年追謚爲文宣王又以其後爲文宣公是皆

以祖之美謚而加後嗣生而謚之不經甚矣欲乞明詔有司詳
求古訓或封以小國或取尊儒褒聖之義別定美號加于封爵

著于令式使千古之下无以加於我朝之盛典也

臣聞太祖皇帝二年正月上時為太

常傳士有旨
送兩制并上書

上疏言皇嗣事

趙清獻公

目聞聖人之制變不可无權宜天下之能事不可失機會至
於去禍以歸福却乱以格治救士以圖存轉危以置安者用權宜
適機會也向者伏龍陛下聖躬偶一違豫中外人心莫不動搖
賴宗廟社稷之降靈天地神明之垂祐四海蒙福宸躬寔然
猶上有謫見之文迨无虛月下有妖言之俗至于再三天其或
者豈非以陛下皇嗣未立人心未有所係垂厥祥與明白丁寧
曉戒陛下意欲陛下深思遠圖亟有所爲而然也權宜也機會
也今其時矣書曰一人无良万邦以正易曰大人以繼明照四
方承孫通以謂天下之本柰何以天下爲戲韓愈亦云前定可

以守法不前定則爭且亂臣不勝大願願陛下思所以答謫見
朕言之審誠是所以固三聖百載之基非思所以安中外臣庶
之憂亦思所以破姦雄陰賊之窺視斷宸衷發笑意擇甲宗室賢
善孚弟或教育宮闈或封遠任使左右以良士輔導以正人盤
石維城根本深固有是二者惟陛下示天下以至公而財擇為
伏兄陛下春秋富盛福壽延洪一旦皇子慶誕少陽位正龍貳
事躰何捐權宜方今施為且適機會轉禍為危云將然之势為
禍治安存无疆之基豈不盛哉豈不休哉自職直言責計无家
為戴任下之恩極泰山之重願愚目之命等鴻毛之輕儻毫
有益於朝廷則万死甘從於鼎鑊冒旒冕目无任納忠之至

幾策二篇

審勢

老泉先生

治天下者定所上所上一定至於萬千年而不變使民之可統
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爲治故三代聖人莫後世遠者至七

八百年夫豈惟其氏之不憖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參據依可以求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魏天下之所宜上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上周之世蓋有周公為之制礼而天下遂上文後此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文字孫方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方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上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弊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也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上者而臣猶有惑也何則天下之势有強弱强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強矣強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為屈者威與惠也夫彊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盡而下不以爲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彊者利用惠乘彊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

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懼故威與東者所以裁節天下
也然而不矩_上彊弱之勢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
而下不喜_下者威竭而惠熟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
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够用威我
能用惠者末也故有_上彊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
_與臣者_下具是可悼也譬_上之一人之身將欲乳藥餌_下以養其生必
先審觀其性之為陰其性之為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
投之陰藥石之陰而投之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
不能先審觀_上之為陰與_下之為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
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出是以善養身者先
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彊弱以爲之謀昔者周有天
下諸侯大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土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
千里其勢_上弱秦有天下散爲郡縣聚爲京師守令無大權抑
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_下為彊也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

美不臣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遁各固其國以相侵擾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安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彊國是謂以弱政滅弱勢故周之天下卒弊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驟焉日趨於彊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捷平民是謂以彊政消彊勢故秦之天下卒弊於彊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一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于上雖其地在万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万而天子一呼於殿陛之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彊之勢也勢彊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彊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冒於惠而惠甚者賞數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

外焉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贍數敎不問有罪而死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騎狂賓力華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走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羌胡彊威陵壓中國而邀金繒幣帛之恥不爲怒也若此類者太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臣以爲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強勢今夫一興新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爲是以有彊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彊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势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彊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政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彊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卽位委政不疎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爲彊國也一旦發怒剗万家封即墨大夫召其尚

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衛趙魏衛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况今以天子之尊籍郡縣之勢言詬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爲焉有欲爲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奸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觸犯法此之謂彊政政彊矣爲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彊臣故曰乘弱之恩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万世爲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上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上威者然孰知夫万世之間其政之不变而必曰威邪愚應之曰威者君之

所恃以爲君也。一日而无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
夢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弃之，過矣。或者又曰：王
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
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
刑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爲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
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
暴之甚也。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情不事，法度善書。曰有衆，寧怠拂
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爲亂。於是誅鋤其彊梗，怠情不法之人。
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賓。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
任刑也。桓公用管仲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
長者，其佐狐偃、趙衰、魏犨，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爲本。而
虢亦爲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
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爲不可
用刑？用刑何爲？不曰：王道微，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

窮難矣

審敵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先
內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蓋釋其末以息肩乎自未也古者夷
狄憂在外今若夷狄憂在內釋之未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
之憂為末古者夷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
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及中原如是而曰外
憂可也今之蠻夷姑无染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
得也北胡騎恣為日久矣歲邀金繕以數十方計曩義者幸焉有
西羌之变出不遜語以惑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鏑
是以虜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千百萬而猶慊然未滿
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將不止數十百万也夫賄益
多則無効不得不重賦效重則民不得不殘牧雖名為息民而其
實發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為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一不

去聖人猶且耻之內憂而不爲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无变也古者匈奴之彊不過冒頓嘗舉秦匈兩項戰牽之後中國溘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决大河潰蟻壤然卒不能越其彊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之彊固百倍於匈奴雖擴義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无君晉唐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彊大孺子繼立大臣外叛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爲可得而取矣及至宋景德中大舉來寇章皇帝一戰而却之遂与之盟以和夫人之情勝則知狃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匈奴狃石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察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憚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匈奴之謀少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強而我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劫之歲得金錢數百千万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万而中國損數百千万吾日以富中國

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為也天生北狄謂之大戎投骨於地信然而爭者大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少豈无可乘之釁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不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為虺弗推為蛇柰何匈奴之勢自長炎炎今也柔而養之以冀其卒无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恐焉懼一物不撫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邪然以臣度之當今中國虽万万无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雖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无犯邊之憂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為則其心准恐吾之一旦絕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若何也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鷙鳥將擊必匿其形昔者冒頓欲攻漢漢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詞卑者進也詞

彊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自莫不張形勢以誇我此其志不欲戰
明矣閩廬之入楚也因唐叔苟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
與吾戰邪襄者陝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
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欲戰又明
矣凡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文法曰用其
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今无刀與此異乎且匈奴
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大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
又不以勤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為辭則對曰
爾何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
人必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為害而勿賂之為利
顧勢不可爾臣以為不然當今夷狄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昔者
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
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
其且為及故大封吳楚齊趙周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布館

皆誅死而吳楚齊趙之彊反无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爲臣而其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仁首交於京師罪至章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倘佯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夕循循而摩之煦煦而吹之幸而无大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臣曰晁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然小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晁錯愚吁七國之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已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爲身謀則愚而爲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者匈奴之彊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爲无事而臣

以爲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則交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長其疾也不若思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駕船之中驟驟乎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爲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亟入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而爲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伐吳之役惟辛祐張華以爲是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晁錯所以爲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爲備反之計山東变起而閩內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一國反中原半爲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爲謀也然則謀之柰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二曰聲二曰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爲終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常欲因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今也遽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如坐而得賂之爲利也華人怯吾

可以先聲發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近我將以某日圍某所以其日攻其所如此謂之聲命邊郡休士卒偃鼓旗寂然若不聞其聲聲既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翦棘多爲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爾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實者出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法而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夫叫呼跳踉以氣先者狃之所謂善鬪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叫呼者聲也跳踉者形也无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以乘人於卒不然徒自弊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爾能越吾界爲盜邪有以相待無爲虛言滑師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翦棘兵且至矣

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計窮遷延以遁臣故曰彼計出於聲
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戰破之易爾方今匈奴之君
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鄰國之難伯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
將受其殃賈誼曰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握其
事數年之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傳相以病而賜罷當是
之時而欲為安雖堯舜不能焉呼是七國之勢也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六十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六十二

策

時議策六

上時務十條

明道先生

臣竊謂聖人制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盡隨時因革踵事增損之制然至乎為治之大原收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効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循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僅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人有為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官室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處富敗華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

所必爲者固可槩舉而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急若夫裁成運
勸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下於庶
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
今師傳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
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
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敗所以百度修而萬代理也至唐猶僅
存其略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至今官秩清閭職業齊雖太平
之治所以未至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
之必制其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
爲治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
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民雖多而衣食
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爲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
目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道哉此亦非古
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於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縣

遂以相聯屬統治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耻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云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入林多廢比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騎兵耗費國力亦已竭糧矣臣謂禁脩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爲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况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橫飢羸蒲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甚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以不至是因以幸爲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儲粟之法以為

之備此亦無今古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苦困今京師浮民數逾百万辟手不可貲度觀其窮蹙足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偽以自來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柰何而已哉此在酌宜變令為多恤寡慚為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夫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亦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林木尚資天下皆已童稚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山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修更衡之制使將養之則有变通長久之利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昏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儉

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分定則姦詐攘奪人人取
厭其欲而無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
得不講而損益之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特其端
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為三代之法有必有施行之驗如其綱
條度數施為注繕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
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謬无用之說哉惟聖明裁擇

條時務七事

李尚書

一曰崇廉耻臣聞子貢問何如斯可謂之仁矣孔子白行已有耻孟
子曰人不可以無耻無耻之耻無耻矣而管子亦曰禮義廉耻
謂四維古之聖賢所以崇尚廉耻如此其切而後世或置而不察
良可駭也昔董仲舒當漢武之時數廉耻貿亂賢不肖混然蓋廉
耻不崇於世則名分不足以塞觀觀賞罰不足以正功罪公議
不行人才自壞欲相與墮政治何可得也臣伏見熙寧已還急
於事功易於據技超越倫等卒循貞格謀利者計息以肆賞諭

獄者多試以拜官矯訛頌奪肆不顧忌今雖室其所以致之之
原而流風餘弊尚有存者士不修己而以干進為事不務率職
而以請託為先每詔下薦士則自媒者盈卿士之門屬託者交
車馬於道違公議者莫愧乖物理者不懲以得為心寧復愧畏
此風浸長為弊甚大臣愚欲望重茲深詔旨訓以治躬簡求
忠實廉退之士進之官師以厚薄俗其不懲艾仍委御史臺彈
劾則人知修方而賢不肖別矣賢不肖別於朝則愚夫陋俗亦
知化矣二曰存鄉文臣聞周之取士也其書曰使民興賢出能
長之使民興能又使治之未聞以文章選賢也後世法倣衆弊
紛起下之人不復以誠事其上而上之人何復誠信而聽之哉
此鄉萃所以終廢而試藝之法不可革也今天下三歲一考士
初試於其鄉州再試於京師而官之曾莫原其修之於家行之
於其鄉黨朋友者苟如也士知不考其素而唯文章之工寧復
有自重自修之志哉設有自重自修之士資質粹美閭李深博

其忠足以事君其才足以治民而不幸不工於文章則終身不得齒仕版立朝廷矣豈不可為之長太息也今有狃守之壅弃置而不貢之朝廷不為之恨自重自修之士不貴於珠玉哉此臣所以為朝廷惜也臣愚欲乞詔天下州郡當貢士之歲許於解額內弗試而貢一人擇鄉黨孝弟忠信通博之士俾其間間里之善士以告守令守令同察而告之監司監司覈實集否而上之礼部舉而察之考其所孝等差而上之朝廷朝廷隨其等差參諸貢士而官之仍命有司立為條約凡則關之有其人而不貢則治之卒非其人則坐之如此在天下之士各知修方以行己則以文章選士之敝有時而襄矣三日別守宰臣伏以四海九州之大生齒之夥朝廷不得家治而人教之也為之衆建州縣張設督吏約以詔條使人循理而趨善安土而樂生雖然朝夕與民相親而易致感者莫如縣令郡守次之監司又次之今吏部之格雖曰以孝官為縣令孝官為縣令者僅得其半而

積考多者亦得為縣令然則未必真可以為縣令者也縣令雖以至官而為知縣所舉者亦未必真善治民者也以未必真善治民者積三四任而為知州其才亦未必真能為州將也如此而欲望州縣皆治何可得也蓋其才未可以為縣令者常為掾丞可也不可為知州者常為佐貳可也臣愚欲乞別異守宰與掾丞佐貳為二塗使才不可為守宰者終身為掾丞佐貳才可為長民化下者雖又為守宰可也雖勿於守宰以擇監司或進為朝廷之官如此則才否分而人品別矣今誠能於州掾縣佐選其人可為縣令者授之中下之縣縣治矣授之上縣上縣又治矣授之以難治之縣難治之縣一再皆治也擢之為知州初則授之以中下之州中下之州既治矣使處州處州又治矣而其人不可為監司為省府卿士以備選擢者未之有也若才不可以為縣也雖積歲益久而寡過也不害其進官而為幕職州佐也夫才不可長民而為幕職州佐以終其身以蓋亦幸矣夫廩

恨哉四曰廢賊貪臣聞爲國家者擇士而官之非以至其身爲民而圖治也削祿而頒之非以厚其家代耕而養廉也今稅民之粟帛捐邦之貸泉隨其爵位而祿之矣貪污之亡以財罪者歲不可勝數非獨爲士者上賓邦家亦朝廷法制有以召致之然也今吏部四選附籍者幾三萬員而在選者常以數十員賢異第別廉汚雜處客食旅館或逾年而得一闈更兩歲而及其期官冗貞多莫如今日臣愚竊以謂任於朝而食人祿矣公私過咎或不得免而肆然犯法以賊獲衆其迹顯著尚足矜耶而使之因緣赦宥積累期限而叙復之何也欲望詔有司凡以正贓抵罪者一切廢置示弗復用其或才能卓異不幸經誤也命鄉士以名上之付有司以議之或有可收也降等而官之終歸變也鄉士同其罪則官澄而冗革矣五曰定疑獄臣謂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夫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廣獄訟至繁官吏至衆蓋獄訟繁則不能無

可疑可攻之情官吏衆則不必皆明習法律之士前日愆雨之初自不避誅戮嘗陳所以致旱之因矣我朝累聖臨御欽慎庶獄上遵先王之戒方州之請多原情而蒙貸矣夫以先王之聖智猶日寧失不經今方州所請將事深文而務殺之耶又因以罪其官吏官吏畏罪則取可疑可愍者邀情就法而殺之矣安事上請而取名悔也哉况夫官吏之愚難以遍曉而務在免過希合臣愚伏望朝廷以前日所降詔旨特加修明廣示海宇俾可疑可愍之獄皆如平日以其實情上請付有司議之或失於妄謂也亦如昔者特放其罪如此則疑情愍獄皆得以上聞而好生之德周四海矣六日擇儒帥曰聞用師之所先財用積器械利城壘堅土卒練將帥擅二者具勝敵之能事舉矣先帝褒勳積歲以儲兵備今粗會常平等積錢餘五萬貫穀帛一斛亦復稱是財用不積矣然豈古來茲用齒革之才請犀利之要乃者奏工殆餘十缸械器不謂不利矣增城築堡澤當要

旋守擲之方無不詳盡城壁不謂不堅矣行陣坐作引弓躡矢
擊刺之法靡不講究士卒不謂不練矣屢挫之勇有功必賞勵
官授節起渝倫等將帥不謂不擇矣雖然吳子曰凡人論將常
觀於勇敢之為將萬分之一蓋言以勇擇將未盡其要勇敢之
將迎敵以取勝可也若其制列城專一道撫百萬之衆取號武
之佐失所能任孫子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以是言之非通儒
學士知國事者不足與知此自不敢述陳古事在仁祖時蓋非
范仲淹韓琦龐籍之徒不用也然今日所當擇者自切責朝廷
加慮而深思也七曰修役法自聞古者用万民之力歲不過三
日而使之以時人不告病後日有不然極人力而疲之莫之愍
也昔者破民之力莫甚於差役差役之甚至有破民家產賣具
妻孥以濱死者熙寧元豐之間以差役爲病民也使一切輸錢
於縣官官爲賦間民而役之方是時朝既改法則意在息民議
法之臣以寬剝爲事平民輸之歲費不復思差科之爲幸也

今者既詔有司講明差法前日所謂破家產之敝悉已鐫除而
是非猶興議論未一皆以謂上戶將卒中戶役并上戶特幸則
求所以抑兼井而均民力中戶役併則莫爲病有過於輸錢且
還以謂法無新陳便民者良法也論與彼已可以者確論也欲
望朝廷命有司二法之至要而裁取之參公論之可行而修字
之使人人便而又行百此庶敝豈不善哉此下役法於四方而付
其害於戶部以臣之愚見其必不可也欲乞再承詔旨許自那
畿以及諸路先召畿令因版籍即新書帛裁損之次召近畿數
路監司如畿縣之法自近以遠遠因可以草非不踰歲而天下
之役書全矣夫爲法之大及物之衆休戚所繫治忽隨之爲國
家者可不慎哉所以不敢冒鉞鉞之誅而不能終嘿也元符元年上時

尚書
戶部

議奏四界北策

王樞密

巨東方前尊上號論天下之大害曰莫知闇會之坐歐中國願

陛下早圖之今聞同人入朝以請地爲事陛下念靈安逸
久之計深以此事屬謀大司馬聞大臣議論參差無一定之策
竊度聖心惑之未有以處自以謂聽言之道必以事觀之則一
言可使國家永開拓以前惟以信義爲重夷狄之心不敢輕侮
故邊患少邊患少故民力紓民力紓故人心安人心安故兵威
彊所以能坐制夷狄而不自弊開拓以來以有限之財供無窮
之費以興窮之貿貿無用之地民力已困而不可反人心已危
而不可保兵威已沮而不可恃不於此時修復信義爲天下休
息計尚可固執更增後日之患乎昔漢桑弘羊輦請田輪臺之
田以威西國武帝下詔深陳斷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
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遠田輪臺是擾勞天
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迺封丞相車千秋爲富民侯以
明休息思富農民也人議者欲請留蘭旱而田之何以異此惟
陛下鑒武帝之所以悔於終者早悔之幸甚至宣帝時魏相請

羅車師之田元帝時賈捐之請棄朱崖郡

唐相狄仁傑亦請棄

四銀立解瑟羅爲可汗又請棄安東却立高氏李德裕亦請勿

保安西是數人者皆一時之賢豈不爲國家惜哉靈重棄失地

哉蓋不欲貪外耗內疲蠭生靈苟虛名受實弊遺國家與窮之

患也今窮荒之地於國家之勢不以得爲彊不以失爲弱識者

皆曰去大寇以自完乃所以彊耳夫得地不如養民防人不如

守已今因其有請而與之足以示懷柔之恩結和平之信又失

此時後日兵連禍結中國厭苦而腹心之患生陛下雖欲舉而

棄之將不能矣臣度議者不過曰十餘年間竭天下之力而得

之寧忍一日委之乎此不知經遠者之論也夫已耗之民財已

傷之民命既非悔可追矣而後日之患猶不廻之于今則當何

時而已耶又不過曰恐啓無厭之求益生邊患不如勿與此不

知自處者之慮也夫彼來者虛名則我執者有名無名之求勢

當自屈且彼雖夷狄旣已與之寧木知恩尚何厭厭之請耶若

有恩以結之猶可其來則無以取之若如何哉臣聞開邊之初其費不可以數言雖兵之後歲歲常費猶不減數百萬一有驅動之將柰何陛下湏念此皆出於中原生靈膏血夫中原者陛下標之以制四夷者以足以生靈膏血坐窮荒不毛之地欲爲王世長父之計豈不謬哉此事萬萬無可疑惟陛下留神早賜睿斷天下幸甚

議安反側事

王諫議明叟

臣伏聞近者朝廷以放黜一二大校十數巨蠹恐人情不安將下詔書以安之又將戒言事官凡自察舊惡不得復言臣固未詳其虛實誠出於此臣恐四方有識之士輕議朝廷也其狀於今月三日投遣前臣今又聞詔書有言署勿得彈劾有司毋得便行之戒疏以爲過矣夫爲陛下之耳目者言事官也爲陛下之股肱者有司也小人情僞萬狀消息舊惡初多隱伏卒而發露者見則言事官論之有同行之然後小人不得大肆而朝廷

清明陛下可以無爲而治矣蓋小人之宿惡舊奸發靈著見而
言事官鉗口而不得言有司束手而不得治則小人肆行而無
所憚矣使小人肆行而無所憚則欺君壞法蠹民害物者蜂起
鑄集而爭奮矣朝廷尚安得清明陛下尚安得無爲而治哉或
言事官忠貞而違詔以舉職有司疾惡而違詔以行法則陛下
之詔書乃成虛設言事官有司之違詔者亦不爲無罪又須按
治則綱紀紊亂賢不肖混淆而意外之憂智者有所不能謀賢
者有所不能救矣夫君子小人勢不兩立而迭爲盛衰者也故
左易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爲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爲否
夫否泰者君子小人消長之間也今朝廷優恤小人而黜言者
勿復彈劾有司且得施行是乃抑君子而長小人歲月之間則
莫測勝則天下不幾於否乎昔者帝乃雖臨下以箇御衆少寬
孔子雖謂人而之仁疾之已甚亂也亦未之間籍言者之口而
復不得言小人之萎廢有當之職而使不得治小人之惡也

陛下必欲下寬大之詔以安群小之情則惟用闢略細故以諭之可也何至壞朝廷之紀綱使小人舊故宿惡之發露著見者其事狀雖步於閩上亦一切不問而言者勿復論効有司毋得施行以爲小人之資也伏望陛下熟講之誰於出令無爲異日之患天下幸甚

晝河文備卷三策

浮休居士

自猥以衰疾終虛程選使待罪邊陲平時責在固已非輕况當遼人新舊之交河朔累年戰流之後使遼人盟好如是日雖或渝變更不復論儻使有甚貳好惡不同前日使貽中國深憂以臣顧之今日河朔之勢正如寶元康定之前將不知兵兵不知戰一旦若猝不可枝梧邊臣若預爲振舉則謂之張皇而朝兵亦自不容若云舊宴安號爲無事則網目日見頗廢有不勝舉之憂故凡議河朔之政首以今日爲最難此臣所以不敢緘默必為陛下陳之也其當急務者略有數端故曰選將兵擇郡守臣

兵額為用謹探報數事修立則備邊之術已過半矣苟行之
得策亦無張皇生事之患今自輒有所請敢望陛下留神省覽
特賜上諭副則事極不集若委之有司按條目辦則無復機
事矣雖別具開折奏陳一曰選將兵允言河北軍事者必自將
騎卒惰將不知兵兵不知戰此上下所同知也或者欲爲之整
齊訓練之則必曰河北軍情不同也稍急則生變爻此中外所共
患也又爲將者多是膏肓子弟與河東陝西不敢往蓋欲來河
北百年之間未嘗知有烽火之警雖有出屯大離本路惟是寢
游暇日安得不騎且惰也近日朝廷將河北將兵遣戍陝西其
得均多策自缺乞陛下特賜指揮將河北將兵輪那出戍河東
陝西却將東西京將兵專戍河北以補河北將兵出戍之間仍
此之狀將少促代期所貴乎特則知有道坐往還之勞緩急則
知有出入戰陣之事二曰督撫郡守勘會河北公邊州軍自兩淮
蘇安以來迄今百年雖號爲邊郡不知有戰陳守御之職誰居

飲食寢樂優游暇日而已以此凡孤質公平奇若之士莫得而居之以至威靈器械凡所謂軍中之職不復譏脩相見宴委人已底俗臣伏乞陛下特賜賞撻將河北公邊知軍州及將副選擇脚色內曾經三路沿邊城寨將亡反僉有戰功內知州軍曹實取路分都監資序人充仍舉行自通和以來河北沿邊知州軍牒貫所貴緩急之際不致誤事三日添兵額奉朝自南北通好已來定州路兵額常及十萬累後日見銷耗至熙寧元豐以前定州猶不減二三萬人後因封橋並軍閩額錢糧朝廷准務封橋數多轉運司利於銷兵省費更不切招填因致_是兵日少即今春秋大教人數不及六七千人定州最爲河北屯兵之處尚乃如此其他州軍即可知矣恐天敵境聲迹相聞使形勢如此宜得突厥皆由邊帥不思經久利害憚於其明朝廷不復以緩急金帛爲慮定州馬步禁軍共二十指揮近年每指揮兵作四百人仍招填不定自今乞將軍指揮人數却復舊額定州

乞元降朝旨常令及二萬人仍乞於京東西路招刺添墳軍
置官催促所貴招遠北邊不敢張皇四日苗冉用勸會河北叟
歲歉又以大河移徙生齒乏流民力凋弊公私之絕臣訪聞
本管定州即目人糧不至急飢唯是錢綺苦無見在保塞以東
糧食亦闕兼聞者不至今有未嘗支散云趣定州一年約支錢
三十二万昔見有零緡雜課利歛錢祇得一十一万有零其餘不
足轉運司添培方了一年支計今轉運司那轉不行畢曾子告
朝廷已聞支撥見錢文鈔及借奉職等補牒河北州縣既屢遭
災歉流死公私之絕豈有餘力買官至於見錢文鈔又專為博
買斛斗所以應用全關定州一月諸般支使約万緡軍資庫轉
運司見錢祇有七百三十餘貫綰二百餘匹定云大瀋猶且如
此良繇列郡即可知矣咫尺北狄胡邏日交使知助力至此何
以示威取重伏望陛下特賜指揮將給卒見錢如狼食足用處
准許出賣見錢及諸州軍常平錢內借撥

司庫副急闥支用却貢限歸還據今日窘急之勢黨朝廷不為
講明究濟使人情窮溫緩急必致生事五曰誰探報臣觀古之
為將守邊第一必先覘邏苟得其術敵人之情可以坐制先人
有奪人之功其此之謂也與夫戰攻而獲勝不可同日而語切
聞河北邊一近年探事人徒有其名至於酬賞全然微薄以至
覘邏之人不肯探伺既不知敵人情實則幾急何以枝梧况當
新舊之交尤在稽查訪聞即自安撫司所管回易本錢不多臣
欲乞朝廷特降旨錢文鈔二十萬貫添助回易如探伺得實則
量添酬賞所貴激勸邊人庶情可得上中清
時除畧定冊

議役法事

元城先生

臣伏見朝廷欲變役法今將四年選官署局講水利病天下之
議悉便折衷而承詔立法之竟唯以仁民愛物為務謂嘉祐差
役之制已便矣然當時嘗見其弊豈今則換而去之元豐約束
之制民以為利者今則取而益之至於風俗之殊向南北之異

宜而本諸人情裁以國論隨方立條固不具備而更申以明詔
諭旨郡縣有施行之際或窒礙而未通節文之間或疏略而未
盡更俾建明為之增損有以見陛下至仁厚重謹民事之深意
也新書之下輿情慰悅中外帖息初無間言而奸邪之人內懷
顧望造播構議必欲沮壞至一二小臣敢執編見妄進邪說欲
罷差役收舊賦准當職官吏不能為朝廷固守法度而依違于
就舊有變更天下人情莫不疑惑此最當今之大患也臣聞自
古取民之道止於粟帛與民力而已三者皆生之無窮而取之
不竭故堯舜三代以來莫之能廢諸者乃謂不役其身止令輸
錢則公私利便而可以久行臣請有以折之國家泉貨經費所
資設官鼓鑄歲有定額民或盜為罪至論死今弃其易出之力
而責其難致之錢固之非理又使上戶止納數千則優游卒歲
日益兼并下戶自來無役者例復加賦日殷月削寢以窮困擾
元分之貧民益一分之上戶輕重倒置勤其勞此臣切謹以

家一歲觀之則輸錢若省而易給以終身累歲計之則所出不
貲而難供今聚歛之日唯欲誅剥生民而不爲天下久長之慮
其可信哉議者又謂人之輪差不及三番處卒差役太重臣亦
有以折之且治平之前天下戶口一千二百七十餘萬而舊法
役人五十三万六千餘人元豐之口一千八百三十五万九千
有奇較之治平已增五百六十餘萬而新定役人止於四十二
萬九十餘人比之舊法即減十萬九千之額謂之輪差不足亦
輒則在有司通融補助必不可以小節而廢大法也臣伏覲國
已過矣然而天下州縣或有連值凶歲人戶流離番吹不足之
理考觀已試之放固可行之不疑而累年於茲向容移奪臣切
謂知法之未良改之不可不速知法之已善守之不可不固今
差法已善陛下正當善守之執政大臣尤宜協心躋國堅聖朝
說而乃縱使奸惡倡為異論撓動人情或亂天下故議者謂今

日紛紛之患不在於無知之庶民而特在於挾邪之士大夫也
臣聞執狐疑之心者來謠讟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
願陛下持舊苦剛力王差役深詔勸政固守初議毋使輕徇浮
言妄有變易庶幾祖宗之成法不為奸人之所奪天下幸甚

新刊 國朝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二十二

新刊 國朝三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六十三

策

時議策七

議鄆鄆事宜策

得得居士

臣聞去歲熙河路以瞎征投降因取湟鄯二州朝廷委陝西運
判秦希甫知熙州胡宗回相度秦熙甫以二州爲不可守胡宗
回以二州爲不可棄更奏異同紛若白黑自後獲軍殺將果失
鄯州秦希甫之言驗而白罷運判胡宗回之言不當而仍舊作
帥蓋章惇蔡卞曲庇帥臣欲幸邀功故蒙昧朝廷隱譖邊患方
口一辭以爲不當切以用兵累年公私困竭加以物貴人饑解
弛墳壞方一更有邊事國家如何枝梧臣伏願陛下取秦希甫
胡宗回并臣庶所上諭邊事書一處類聚編排叅驗可弃可守
之策則利害灼然不可掩矣然後選差小心得力曉事內臣一
員齎手詔往邊上問帥臣及監司將官等各令具稟守二策結

軍令單狀委闈則自然着實供折不敢依違附會矣。右臣伏
觀熙寧中神宗皇帝所以能用兵取熙河者不獨英謀睿斷委
用得人蓋以承仁宗數十年天下富庶之後紹聖之初所以能
五路進擊者亦以承元祐十年休息之後今日邊隙視紹聖之
初爲益廣財用視紹聖之初爲益乏勁兵健馬視紹聖之初爲
益耗謀臣宿將視紹聖之初爲益少加以鹽池損壞歲失財用
三百餘萬關中累年荒旱物貴人饑生齒流移十減六七今年
雖豐物價猶五倍平日以此觀之邊事不可復生亦明矣去年
邊臣邀功爲國失信奪貨爲寇立召邊患強欲兼并湟鄯二州
自去蕃屏覆軍殺將已失其一今湟州雖存勢又孤絕荒山窮
谷地不可耕道路險阨又難饋運得之無用徒耗中國又湟鄯
二州均爲肅氏之地鄯大湟小唇齒相依旣已棄鄯湟州勢難
獨守國家守之且有五患朝廷前年取天都山置西安州取葭
蘆襄置青靄軍無所不可向若此夏賊之地吾雖敵之國取之

有名也今湟州迺唃氏之地唃氏世效忠順有功國家真宗仁宗繼嘗封爵乃朝廷與國因與國之亂而貪其土地失信背義取之無名絕夷狄向化之意一患也國家征伐夏賊所以無熙河以西之憂者唃氏爲籬落也今既取湟州則唃氏餘族不爲吾助吾必有西邊費財用師之備二患也國家買馬歲二萬疋而責青唐十居七八今既爲籬則馬不復至二年一疋不買亦可見矣西邊無馬大失邊備三患也河南有郎阿韋族河北有瞎養兒族平日與唃氏同輔中國卒吾旣與唃氏爲籬則彼畏吾有吞并之心必與夏賊結連以抗中國四患也万一夏賊因唃氏之困掩取其地則勢力益強永遠爲害腹背之害五患也况聞自得湟州已來歲費三百万貫以守之一州所費如此五路邊防可知矣國家一歲賦入三百萬者凡有幾也內帑之積三百万者亦有幾也安可以既乏之財追無窮之欲圖未集之衆棄之成之師耶竊聞陛下備嘗講究其事始差內臣季某復

差內臣鄭居簡督知本末本路走馬郝平及姚雄苗領亦督具利害敷奏觀此事卽所宜多方休養不宜更滋邊患萬一五路同日有警兵困不給財竭不續糧乏不憊虜或乘突侵犯關隴不知朝廷何以支梧又聞陝西運判秦希甫知熙州胡宗回曾有文字互奏邊事不同又聞邊人實封言邊事者甚衆邊人所陳其言必實臣伏願陛下取上件文字類聚一處子細參考則是非利害不可掩矣然後選差謹厚小心得力曉事內臣一員齎手詔往邊上密令帥臣及本路監司將官等各具疏棄守二者畫一利害結軍令狀間奏以參合希甫宗回及邊人封事臣願陛下更令二府大臣各具已見論列若議論不同卽令結難務首議陛下徐察其所言審其所處則安危之機成敗之効曉然於目前矣昔漢武帝亦嘗令韓安國王恢詰難邊事忤返五六

其後敗事恢任其責今日治邊正可用此策矣

右目先曾諭

湟州事乞陛下俯稽衆議早定棄守之策又曾諭赤氣事乞陛

下仰推夫变豫防夷狄竊發之虞天道幽遠理難取必方此恐

懼以俟妄言之罪乃今月初八日夜伏見月暉圍畢昴謹按漢

志曰畢昴天街也其北爲胡其南爲漢而參爲趙魏之郊昔漢

高帝七年月暉圍參畢遂有平城之圍以此觀之象不徒示必

有可考夫以陛下躬堯舜之資秉千載之運小心順帝動無

過舉而天象屢變其故何也蓋天心深愛陛下欲陛下畏懼

修省先事為備故變象之來併在數月推考象類皆爲兵應雖

非諤諭理不虛示臣謹爲陛下先論湟州次論陝西五路公邊

終論河北略具畫一如後一湟鄯二州乃唃斯羅地唃氏世

効忠順有功朝廷爲國家與國自真宗時絀遷爲寇唃氏以兵

牽制卒使兵敗困於六谷朝廷以其功大封武威郡王及康定

寶元元昊不賴又常出兵以助中國仁宗再封武威王自是凡

有夏賊之虞角氏必爲中國之助朝廷所以無熙河以西之憂
者以唃氏爲藩籬也前年因瞎征竊據失國出走王贍胡宗回
乘彼之亂安輯紳士殺降攘貨自去蒲州覆軍殺將失信夷狄
朝廷一切不治其罪既已棄鄯湟獨尚留不唯孤絕地不可耕
饋運艱阻勢難獨守亦恐唃氏銜怨結連夏賊或勢力微弱爲
賊所并自此西方吐蕃諸族必盡服屬夏賊夏賊益強國家邊
面益廣由階成文龍直抵蜀道悉鄰西賊之境蓋不啻五千餘
里其爲國家之患豈特一州之地歟西歲失買馬之利而已故
臣願陛下更詳前後臣庶所論湟州棄守利害如不可守先下
手詔選命邊帥一員令於境上召瞎養奴與大小龍移等喻以
前年邊臣生事非朝廷本意斬王贍於境上黜宗回於遠方遷
其湟州擇所當立之酋責以如祖宗以來世守忠順則費財遠
守自開邊向之虞庶幾息矣今不早定去取設若力屈不守禦
軍殺將挫墳國威又欲如前年置而不問耶昔瀘州邊事韓存

寶止以不即追乞弟神宗皇帝命斬於邊上王賤之罪雖不止百倍於存寶一日斬自足以息邊人之寃憤矣

臣聞往者

朝廷許令諸路進築人人務深入虜界多築堡砦以希功賞故不復計勲之險易地之遠近守之可否兵廣財足爲國瘡痏捨可守之疆城不毛之地規難臣之虜役既練之師且夷狄之性貪而怙亂侵其王地彼已不分建立城砦又有可欲今日納款特以力困耳彼其爲心亦豈一日不思有逞哉遠不過三五年近不出一二歲天時人事必有邊敵冒關中歲歉物貴倉六年矣去歲雖豐物價至今猶五倍平日不獨糧食彈筈加以財用賈竭官貢俸給累月無受諸軍料錢往往併月平居如此萬一有事何以應副無財兵亂理有必至臣願陛下特下手詔嚴勦逐路帥臣俾其各盡地圖指陳攻守之策蓋新築城砦僅全舊有堡砦漸廢欲新舊並守則財力不支欲捨舊守新則饋運渺遠地里殊遠則鏟隙必多鏟隙既多則救應必艱萬一寇至重

舉限關內外睽阻首尾不應則堡砦遠者不特無益適足爲患
故臣願陛下勑帥臣具新舊堡砦何者爲可守何者爲可廢何
者可以兼存何者可以並罷俾之直諭不得觀望成敗之際嚴
立刑賞然後下兩府大臣公共參議萬一異議俾任其責如漢
武之責王恢自然不敢違其私意矣昔仁宗皇帝嘗獨龍圖天
章閣詔近臣問以西北多故將帥不得人令具疏以對况今日
邊事之重大臣於此可以悉心公論矣 一臣聞前年河北水
灾居民流移自永靜以北居民所存三四自滄州以北所存一
二其他郡縣大率類此千里蕭條閭無人煙去年歲豐無人耕
種所收苗稼十不一二河北朝廷根本密迩強敵居民流散倉
廩空虛城郭不修甲兵不利萬一有警何以爲計今朝廷雖行
萬爵以佐用度縱使多鬻所得有幾又地主不耕收獲至寡雖
萬騎入粟勢豈羸余取之本路無由知足臣願陛下力節浮費
痛減用度發內帑之積募人漕東南之粟誘民歸業課農力

密勦監司牧守清器械修城壘暗選將領訓齊卒伍雖為知事
嘗若有待蓋赤氣之起月暉所主趙魏之郊不可無備此天象
之變可質而知也又聞前年水災流民有入北界者此南之間
往往刺之爲軍中國虛實彼固知矣虞王老病此年轉其胡鵠
鷙猛性頗好戰狼子野心難以信結萬一委我無備有所趁
趙則國家豫備安得悠然而無意哉此事可質而知也昔真
宗皇帝嘗謂輔臣曰設險興功守邊之利害漸爲之制善莫大
焉此祖宗之事足以爲法國家太平者五十年財用周踴無甚
今日昔仁宗皇帝積之數十年而神宗皇帝用之哲宗皇帝積
之十餘年而紹聖耗之陛下適承熙耗之後遠無熙寧之富庶
近無紹聖之畜積去年哲宗山陵甫畢今日太后園陵又作既
建西宮又鑿明堂支用之廣不可勝計陛下萬事節儉痛加約
損經費常用尚恐不足以此事勢豈宜更有邊事伏鑿聖慈留
神采覽更俾二府大臣公論議毋使偷安以幸無事臣孤賤

謝子誤莫陛下擢置言路小大之事知無不言出於愛君不暇他恤捲捲之心不勝于萬

議和戰策

唐恭愍公

臣伏見孽虜敗盟侵犯京邑倉皇之變不測而猖獗之勢難防
樓櫓未集不免遣使泣盟捐金帛割土地飽其貪心以紓一時
之急而徐圖萬全之策則前日之和議爲便然予之以金帛雖
竭四海不足以塞其求予之以土地雖割三鎮亦未必能弭其
患谿壑之欲發乎無敵城下之盟未必有保過凌近郊劫掠畿
甸幸今宿將勁兵勦王畢集師律素明軍聲大振則今日之用
武亦便盟約雖未可久也然我先敗盟則失信武備雖不可弛
也然我先出兵則不無爲今之計莫若堅守和議駐兵堅壘觀
覺而動使漢過不先然後爲善和議之說既已施行用兵之策
必有方略以臣愚料之不過檄三鎮使以死捍敵行反間以疑
舅心合太行以斷歸路其策莫過於此然此可用之河外而不

用之於城下蓋京師天子之居諸夏之本萬舉萬全庶無可
虞若一不成萬有餘喪此不可不深思而熟計也如聞疆場之
吏告賊黨之將至儻或合謀以犯城闕豈可使勝負於一擲乎
若賊先敗盟不得已而用兵則主大議者當礪兵鑿戰以敵王
旗而保宗廟為大臣者不可不思所以衛宸極而護靈輿唯朝
廷之上計謀而早圖之寔天下之幸

議棄三鎮策

蘭陵孫公

臣聞蝮蠭手則斬手蠭足則斬足何者爲害於身也夷狄驕橫
乘中原以安無備領國而至富順而撫之以幸無事而劫寨之
臣猖狂妄作挑發兵禍以遺國家手足之害陛下當亟去之云
之不果爲腹心之患必矣方胡馬南下徑河朔二千餘里所過
州縣無一人一騎北向發一矢以抗其鋒者設欲據大河爲限
孰能禦之其欲得三關者猶以故地爲名耳然紹聖用事者雖
復元祐諸臣以弃地之罪削除名籍投荒嶺海禁錮子孫累赦

不宥可為酷矣今自大臣侍從與縉紳士大夫之衆非不知三
關之地不得不予也非不知予三關之地可以歛兵而紓禍也
而元祐覆轍在前孰肯爲國家安危之慮以蹈異日之悔莫如
卷舌不言以爲計耳臣獨何人首唱此議蓋區區之愚以爲固
地之後虜人退聽兩國休兵得歲月之頃扶輿持危以彊國勢
選將厲兵以固吾圉興襄撥亂可以復古建中興之烈未爲失
也儻以失三鎮爲悔追責首議之臣論爲城旦投之窮裔臣甘
之如齊不敢辭也臣又聞擇禍莫若輕擇福莫若重臣今日之事
有禍無福河北陵寢與河南孰重三鎮之地與京師孰重陛下
之所輕重判然不疑則當亟去手足之患無重腹心之累矣

議攻守策

定菴先生

臣嘗熟思今日恢復之策不出攻守二事攻者以我攻彼也守
者防彼攻我也以我攻彼則乘機而動量敵而進可速可遲其
勢皆在我也防彼攻我則突然長駐忽爾入寇有莫測之變有

難當之鋒其勢皆在彼也以彼我之勢論之攻雖爲難而守之
爲太難攻雖在所急而守之尤任所急今朝廷公委大將各提
重兵天威震疊士氣鼓勇所謂攻之之策廟堂有神算主帥有
遠略自不得而議也唯守之之策自請討言之陛下已詔移蹕
建康前臨大江側近僥境非若膳安之比也防守之備可不嚴
乎又况豫賊雖羣敗而未曾殄滅事窮勢迫必須求救虜人我
之所患不在豫賊唯防虜人雖嘗逃科虜人不爭土地唯利金
帛知吾國家所有不如往時彼無所貪必不妄動然原其所以
立豫之意非唯使我中國自相脅弱亦欲爲其藩籬今聞車駕
進蹕建康有此河之意若漸逼中原豫賊難立虜人必湧援之
矧河北便是賊區駐兵而入計亦不遠五道可不過為守計哉
勿信探報之言以虜勢已衰不足深慮卒守之而不來不可畏
其衆而不守也臣竊見淮東州縣相連道里不遠楚泗兩州城
壁堅牢大軍分屯營堠相望此其勢大易犯也惟淮西路分閼

遠止有一軍令將移陣是凜則其地尤重於淮東矣臣愚欲乞
措置淮西先選大臣以臨之更增兵將以實易之要害之處不可
空虛使西連岳鄂東接楚泗皆有掎角之形仍令諸大將緩急
相濟首尾相應則雖虜騎之來不足畏矣然此特在江之北若
乃自江以南汎流一帶富桀保羸屯重馬以爲控扼而建康須
添置重兵恐見今所管不多若於諸弟軍中逐軍摘那三二千
人每歲更番以守衛行朝增壯國威非唯禦外寇亦以防不虞
如此經營防守計既備則攻之之策何施而不可哉譬猶富人與
貧人博而富人每勝非富人之能蓋其氣已足以勝之也由是
以言必知所以守之然後知所以攻之臣恐朝廷因前日之勝
欲雪積年之恥急其所攻而忽其所守故願竭區區望陛下與
大臣詳思熟計使攻守並行實今日之長策也

條陳邊防二策

東山先生

伏見川蜀邊面控扼敵境自洮岷至于金洋入自嘉州路閼達

至于移歸延袤二千餘里自軍興至今朝廷置大臣宣撫川蜀總統諸軍非不爲重然近者言稱虞允文以疾不起傍無副貳而鄰境有欲起義歸明者夜攻秦州此無大將不敢轉應爲敵入殺散幸而邊境無事設或敵人乘虛深入諸將倉皇無所果命一有差誤則川蜀名矣臣切見利州路金洋利闊等州皆節鎮州郡請宜分遣重臣作鎮重本朝之威壯上游之勢伏見近年以來朝廷反席求賢登用議士一時幸會皆至幸執從官其間或以微罪去位或以疾病如開公寵以頭職遂甘棄志身享高華出榮美名閑居有祠禄人從有宣旨致政有恩數身歿有贈謚待工如此亦不薄矣其或年齒衰謝疾病侵陵空其俸祿華其晚景理固宜然其間豈無強健可任之人臣謂宜如川蜀全蜀利闊等州皆可遣兩府重臣作鎮令聽命宣撫司或有屯軍去處立令節制軍馬緩急有事亦可那移應接臣又見比年宣撫召還新官未來舊官已去邊方危疑人情恐怖欲望陛下

察臣所言如有可採乞賜施行所有渠陽兩淮岳鄂江池等州亦宜分差重臣壯長江形勢更乞聖旨指揮施行

又伏見川

蜀控扼蕃蠻自西和至于夔州亦三千餘里而當番蠻孔道實

沈黎為重自北岷至威戎外境為西蕃自沈黎至施黔之外為

南蠻亦有自西域通貨貿易貿易貨會半沈黎者本唐宋牛西川

節度之臣控制失策合六詔為一使得役屬諸部或不聽命假

以唐丘使之殺伐必役從而後已是致末年蠻寇兩蜀入自清

溪關歸由沈黎嘉賈資榮成都功蜀入雅等州皆被其害今番

蠻部落分散大相統屬並唐宋寇掠之勢然臣切見侵軟之兆

蓋有漸矣始自乾道六年茂州西蕃寇邊州郡遣兵守禦轉餉

芻糧蜀人驚擾數月而後定明年雅州碉門沙平營因碉門寨

官失其懼心輒長駝深入燒碉門寨虜掠焚經縣下諸村而云

及至制置司發兵追討又殺傷官軍士丁二三百人州郡不能

誰何仍與犒賞講和息兵去年沈黎青羌蕃部因密一鄉部馬十

三正守臣責令償之遂擁衆入寇掠十餘村人丁近雖用功
川蜀兵計平青羌然自竊意即部川蠻恃功邀賞有輕吾蜀之
意然番蠻見利而動生其貪心蜀人不得安寢而卧自此始矣
蓋番蠻入寇虜掠漢人男女少壯者轉賣深番率人得數十
所得牛羊穀米綿帛遂以富贍西蜀三遭番蠻之害始自茂州
更相逼晉連年擾邊百鴟謂川蜀之禍未艾也臣伏見祖宗時
瀘州蠻不漏寇邊止殺土丁官軍二百人朝廷遂移瀘川府路
兵馬都鈐塘於瀘州置帥安撫公寧三州屯東軍千人今將百
年來無邊惠者控制得其策也臣大見成都府有安撫使兩鈐
轄并第一將皆在府城自可為方面之重臣謂宜移鈐轄一員
并兵五百人於雅州屯駐仍於數內分二百人屯碉門一百人
屯筭經縣仍全本路漕司於鄰近州支移稅米充軍糧或就逐
處於衆出之際糴貢旗副緩急亦可控扼汎黎實為長久之利

天下恬適不戒于戎索禍擊引以籌之帷幄制之鑄俎而効之
介胄宜無不捷也聽天下士名微官薄府不諱忌諱出位犯分
誠有自危之道然而觀時考寢深思遠慮猶有可危之理故謂
之危言今夫議者猥曰醜虜可滅而舊都可復也頗勤不願此
柰何天下有緩急之機不可不察也方天下之機可以急乘則
必先敵非先後之爲異而緩急之不同故也蓋天下之機方急
吾雖刻用其民蹈環投釁以就一日之功民將奔命而不怨知
勞之暫而逸之永也是以其法當先意於敵天下之機方緩吾
則務安其民以慰其心敵雖未更而使之已享休辭之樂而後
可與持久而不貳是以其法當先意於民聞之晉有善御馬者
適鄭則疾其策而適楚則徐其轡由鄭近而楚遠也故以遠近
量其力而以疾徐爲之節不善者窮其力於一日而求其致於
千里未有不殆者御民猶御馬也可不察哉昔漢唐之取天下
也其機在於緩急而秦之併六國也其機在於緩急惟漢唐明

其機而固執之於其方與下蜀漢之粟起晉陽之師猝征亟戰專意於敵若無所恤然率皆不過十年而天下大定惟秦昧其機而錯施之於其盛強行徙木之令嚴弄火之誅深刑重賦忘意於民莫知少反六國未併而秦之云形已成嗚呼察斯言也今天下亦可知矣請以人爲喻天下者人之身而夷狄盜賊者人之疾而元氣者民之謂也何則疾有客痼而敵有堅脆烏喙鬼箭之劑本以劫客疾於逡巡而非所用於平日也故治痼疾者其術當厚養其元氣俾藉以歲月勝往處蹙之始雖甚危而卒有全理或者務唯疾之去而不知元氣爲死生之司命以百年之患而求一朝之功此殺人覆國者所以相隨屬也當觀王道之事而得之晉室東駕中原塗炭食不下咽枕戈待旦先意於敵以刷大恥矣而乃建國都置宗廟劃疆斷壤甘心一隅曾無收復之計深究其故東晉所以能成中興之隆而垂之累世者政由王導明緩急之機耳東晉之敵豈敵哉

法當綏圖於首是建國都督宗廟割疆斷壤以慰安民心使天下知敵之滅否不繫吾之存亡則知祖易敵而親上不然奔走畏避惴惄為敵之虞而且日尋于戈殘民以逞是敵不滅則吾無可存之勢而天下苟勢而不貳迄暴露之於越諸葛亮之於蜀皆用此道也今天下誠非不足有為矣中原無堅弱之姦雖由敵無勝廣之姦起然而醜虜則不可謂之脇敵也其法亦當先意於民而此年以來全蜀之民耕牛而辦賦租採棘實而充饑粥者已十戶而三四而今歲尤甚轉徙凍餓枕死于道往生十五為葷自晝而剽食矣何為而使之至此極乎不知其形而跡其影此何影也是非醜虜不可滅而不若驕之使自毙非舊都不可復而不若懷之使自歸按兵固圍來則禦之去則勿追抑使口之欲行恤人之政節用捐利以加惠民如此將見太興之治不足進而建武之業則可致也邇者韓明申飭有司汰瘠卒裁冗吏其亦察此矣梁惠王有仁人之心孟軻以一牛而戰

之夫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言隱是則危言於有道之邦若固夫子之所許歟用敢發之以爲芻蕘之獻

議和守策

漢賓先生

臣等竊聞僕散忠義增回書牒語言不順仍肆凶悖執辱吾蕃
議官意在梗絕和好虜主父子慮其生事故取二小使而釋之
其專權怙亂勢豈能久君臣之間必將有變但恐虜主之力未
足以制之斯人不死禍難未歟今大言虛喝而未能侵犯者蓋
野典青草馬之芻秣深春以後豈可必其不來審議官雖回而
不受禮物則所議必不成或雖相允從而別有邀索朝廷必有
以處之吾欲援契丹舊例而彼以契丹爲非所擬吾欲修景德
故事而彼以景德爲不可用吾以國信通問而彼欲遣使報謝
又責吾破封越式禮體平易既不許我稱大字又不肯彼號北
朝未諭四州之地歸正等人只此浮禮苟爾爭執則凡今國書
誓章及鵠呼禮數皆與屢意相違特是以往必不合矣審議官

不專使事名位尚卑故雖遣無禮而亟得放還欲以致使副之
來爾使副若往必不亡此巨等雖能死節句補於國知議既爾
則邊事其可以不慮自等至盱眙四十日問之將帥劉齊董深
以兵少力分不足制敵為懼問之漕臣宋曉輩亦以錢糧闕乏
支用不繼為憂泗州雖有城壁而樓櫓器械未具虜騎出沒斤
候全佃議者謂賊若犯邊必由淮右空隙利於馳突若自淮右
繞出直隸則泗州雖能堅守不過自保而已淮東形勢清河口
為最急而隣蒲草草泗州去清河口一百六十餘里非控扼之
所見今屯兵近四萬衆兩淮事勢單弱而委四萬衆以保一城
其他要害之地恐守禦者有所不足也自虜入甲兵未嘗由泗
州入寇城中諸將以為可守者蓋懦僥倖不文耳此巨等所親見
其餘諸處傳聞事體尚不論也今日之事或和或守宜速決大
計必欲和議之成不知朝廷能曲從虜人意否既不能從不若
早為之所沛虜狡計常持两端以欺敵而誤我國家請庚申和

戰立議研說互疑自春至冬卒無定策虜至河上猶議集而不
決覆轍未遠可爲龜鑑臣等願陛下與大臣熟議權利害之輕
重而審處之欲和耶如何而可以必全致守耶如何而可以必
固和而不可全守而不可固遷延時月或誤大事臣等每有所
見不敢隱然冒昧誅殛上瀆聖聰惟赦其在愚而未擇之天下
幸甚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六十四

策

時議策八

論監司

前谿先生

目聞外重之勢莫如監司蓋其勢與朝廷相爲低昂則處事分憂可不慎乎朝廷尚察嚴則此屬日夜淬汰喜爲健人朝廷而寬闊則此屬因緣苟偷濶爲循吏方法新俗惡之初朝廷所以遇此屬者往往日從常僚暮擢權路不受爵賞以與此屬開富貴之門而其間以法意人情自責任者往往皆是也方斯時諭者固有蹠等踰防之譏而朝廷藉此屬以校梧四方者亦豈少哉法浸行矣俗浸變矣此屬亦逐廢以貌相誨無復常故蓋未有如此日之可憂也方法新俗惡之初將一天下而首尾之則喜極力惡弱以集成爲急法既行俗既變則尤難遵守而

彼持使無能爲可也。遂以健力者爲豺狼之人厭之。以近厚相
煦濡可子襄惟朝深有憮於百年者正以此屬無守法任事之
人而奪其祿粟坐視塗炭力回已去不返之風波而作新焉曾
未久也而已輒解體是使在再歲月復如前日而又復更張之
也觀今之法謂之已行則猶然之人尚多今之俗謂之已廢則
頑梗之言尚在系何使此屬無故而衆休也且如玄夕造簿法
行此朝寺既稔講之矣其外降虛實固大事也而守令往往胥
爲常程至有以前日手實中發爲驗者苟如此見臣保知此法
未可以全成望郡縣也其所由來蓋司以苦簡敗之爾前日上
下之勢如束濕而朝廷法令十有九不如意況如今日已放繩
墨之後卒增今文具然其緣太夫庸懦不力鄉書手之因仍爲
蒼以害齊民者已深矣此非獨臣憂臣所聞於老世務者皆如
臣憂無異也朝廷亦豈情片言之戒爲監司之勸沮乎非特此
也其於法令之間見如不見聞如不聞按部未再二刻以勞苦

爲諱在官未滿歲則以久淹爲歎者皆是也郡縣亦曰某監司接人無苛禮某司倉臨事有大體皆姑息因循之實也然亦朝廷有以致之爾或曰造新法用新進如前所外拔是也守新法用舊人如比日用輩參輔高秉孔宗翰林積趙約之類是也朝廷之行徃徃與世俗之疑惑則亦何在乎監司之不勸爲近厚以致於苟簡而無畏哉此最當今急務不可緩圖者願陛下乘士氣竭歸之時爲一鼓焉如曰天下無事何用使此屬後事哉此非臣所敢知也

論理財

臣聞財用之委失助必有所以致委失助之貞不因於費出必起於陷失此兩者浮沉財用之海也朝廷講此歎矣然知以遺利失財爲憂而密網之置先及百姓此何道耶今內有訐訛市易外有機運轉運更相龍斷迭相征取開闢之權歸極上而天下之利盡矣尚何疑百姓之私蓄以抗國有哉天子仁聖

賜民寬大此日為盛則理財之術但當究費出與失陷兩者之
原而已比年已前財用充阜求無不厭者非有真理財之意如
今日也特無所事因借曠闊積餘而已自大興發之後官
曹以倍費徒吏以傭費工以修治費水以疏決費軍械以預備
費府寺以土木費蠶吏以問罪費於非常河瀆以防虞費於不
測此數者費出之源也敢妄謂陛下以宮廷大馬臺池之故
而費國毫髮乎是則費出以民雖有智者無所察何然自意此
數者容有可裁省消撥之費而未之盡得也夫城防百里潰於
蠭壞太倉空斯匱於鼠穴朝廷雖廣入之亦廣出之雖日理之
亦日費之尚何望陳腐貲朽之髡歸乎議者亦以謂朝廷急財
如水火而不愛惜如塵糞事未有形迹而志於必成工財失力
又輒弗治故小人之姦亦敢率易舉事而朝廷亦自悅從焉審
成如此則十口之家不能保貧况九州乎今朝廷力所儲者具
不能知外所儲者惟坊場之入而已不亦太寢哉陛下無忽銖

雖之少有積而致於鈎石老矣勿勞奉養之微有積而致於丘
山者矣則日殷月削使飽食無事之身不致於苦肥斯可也此
費出之源所宜究也若謂失之咎則無處不有然名與之則似
不足言實考之則又不可廢且以臣所見稽焉州郡理欠之職
固陷失之權衡也彼居是職者有肯爲朝廷一經意乎今折納
之法在州郡特理欠之一事爾自非重朝廷之遣使則名存實
云文具而已果誰執咎哉至於坊場走利之倅臣有論在商賦農不
史占庸之冗賦罰細故也積及無筭而弗收精輕積金可得也
據至萬分而弗歛稅商不均而公私無據臣有論在商賦農不
足而累歲無所歸監司雖才力不及則棄爲殫殘郡邑興事而
意不經則以爲漫大以類推之則遺利失財無端緣而自沉者
可赦也非不能爲而箒糞滅裂不肖爲者可誅也此謂失之源
所宜究也天生有時地生有限人用之無窮而費出不塞其涓
涓而失不尋其浸浸則期國之富強可得乎

論風俗

臣聞先王以厚俗爲本俗不厚則本不固此天下所由亂也方三王盛時政俗俱朴上下之接如醴添親疎之間如室家而伐木行孝之詩忠厚爲辭歷幾千年而波澤六流無有窮已秦起於孤絕斧肉六國遂奪九有攻守同道一切以殘忍濟而政波俗惡出子分贊遂成氣書父子母婦不能保其綱繆殺伐不義起於晝夕之間胡越生於同堂合席之上賈誼已嘗有惜父耰鋤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辭語之說自秦漢已來大抵風俗厚者易守而享歷長風俗薄者難守而享歷短夫禮義忠信所以維持大物者盍可斷廢哉緇民罔惟利是嗜異分外折不翅禽蠻而運大物者反緩風俗汲汲以富國強兵爲根株使異政殊俗如此則相招以趣死地而已國雖富苟恃而守兵雖強何守而不亡也哉陛下以天性事兩宮以人倫友仲季孝友之化可謂端極無違舜矣然百年之風俗未厚如三王而平居無

憂轉微秦人之爲薄葬者始是也傳習安固不自以爲康莊而一鄉小國或慈之家無幾焉竊極過秦則至身別肌膚以自鳴孝夫以盛德之流行謂宜倫其肺膺而爲秦轉漢尚以滋太息者法過而恩衰事勝而情惡故也今法母改商於夫爲義絕而其子非有犯則各相義維於夫以微寡妻不節之愆有犯同母以趨惡子不情之罪固善矣然至使父死母弱其子怒使之改從母不出畿而兄弟遂以不母遇焉折生異父以和養其妻子它日其母丐於其門餌以芻豢之餘食者辭矣一陷於誘餌而流離孤弱不遇旦暮母子相失可爲愁絕此與秦俗何等焉天下不知幾綴而江淮之間尤爲橫惡使母不能安其室而去尚謀以不子况而弃之哉所謂同居接繼至能養成前夫之子者於法得資給之資此已足救辱薄之俗也而獨於改過貧不能生棄其夫而歸者子母追復令雖已折生異父皆還之俱貧不能自存者非如此則惡子奪其私而弱母得其所矣蓋人

情不安室而去則雖貧孰弃其妻凡棄其妻而歸者必非其本心而惡子之棄者矣父子旣無親繼之相疑而母子乃有復食之相愛豈不善乎陛下孝友至矣而臣言及此乃陛下所嬖然面車勝母之間者也

論人材

臣聞皇車帝輶置之隙闊而不以載御則庶肉聚猶積薪孽龍璣置之暗陋而不以獻酌則汗駁猶瓦器人材不輶始有類此蓋天下不可一日無人而胚胎盤錯固有漸就非君師孰識之哉朝廷據大鼎烹牛歲不調之玲瓏養賢無方可謂盛矣然臣不贊羈有疑者或大作之或大輟之使人材一振而憔悴何也比年之前取材之路廣月耗之甚峻得材之數寡當方斯時也天下之士挾寸銖者不安於家日夜增長人人以見遇相波瀾君臣推忻各得所願可喜而忘也一噴之衣至於破浪取材之路迫狹如山蹊用持之年奉陵遲如蟻垤得材之數卒至荒如壞圃天

下之士聞有處於家者矣無復曠曠辉煌可觀之光采也夫豈以取材之路廣則爵祿有濫及之憂用杜之基峻則小人有輕進之患也哉君子小人更爲倚伏兼收博採則此類何所不容要之識用君子識除小人而已以輕進爲患而一切拒其來正所謂麻雀於噎也臣官小邦去國爲遠莫能罄知然比日取材用村得村二者何如哉臣恐士大夫委委放急不自振舉山林迺野安以鄙論疑朝廷也臣意人材比他物庄重不同早夜提撕於前鞭策於後葺使之以千里爲歷琨九州爲帶上可也少不介意則平居福會身以幸免一遭急難則爵祿濫及尤甚於取材太廣之初小人輕進愈分於用才太峻之際豈若謹持之處作繫之中足以爲天下英豪之歸宿詩之用賢育材當居太平無事之秋蓋太平無事則人君以人材爲不急而有至於顧顧也古者有大過惡朝黜廢者居金盜姦巨賊是也置金盜姦巨賊苟存足贖焉亦安得以一時之陷溺遂終身廢乎

凡人見困於空乏拂亂之地動心忍性者卒矣從而後用之則
感激罪悔可以死責此古人所以有取於匿金盜姦自賊之意
也自顧陛下加廣取材之路校車山澗試以難關近昔始事之
時至於宿夜疲瘦皆得復角以洗滌山川節節之澆氣峻峻用
材之塞無遂廢於小人輕淺之壹加富得材之數以上齊文王
棫樸宣王采芑之事較他事物相斟補利害何如哉蓋自天地
開位已來未有以多得人材而反至於潰亂窮削者也

論水利

臣聞水之利常與天澤上下同流則其爲博大不言可知興廢
綏寧若常數者比年以前天下之水無一勺不疏如血脉天
下之田無一畝不化如膏腴言利者肩輿利者資障利者貴可
謂盛矣事功中休情偽雜出言利者恥與利者俱障利者喜昊
下之水有泥涷白渠而猶行潦也天下之田有患喪亦墳而猶
耕石也此豈獨人知之雖力寢崇嚴亦側聞之矣夫水與田利

厚農富國政事之所推而興廢不經墮達失時此豈先王深溝
洫更阡陌之意乎朝廷自集功起滯于今十年小人輕舉以敗
天助亦豈小哉然賴以荒治有秋者不為不多矣蓋汨謀挾惡
者常以輕舉損寶爲跡評以審按憤力爲忘告怨一無功者而
旁達其距人害善之私意此方今之不可不察也以臣所居部
觀焉萬安子路涇三湖廣袤萬餘頃利養三餘族可使可激可
興可復此橫目者所知也方迭起之初則人人以利競又輒張
之後人人以害擠是利害畢無端倪而特因時高下望風向道
而藉衆口以爲權衡臣所目擊也臣所目擊如此則其不見者
遺利失時可勝遺恨邪曾年樂歲賴天渥雨不勤固凡情也及
斯時也起而趨功則食足養力足使上以輔天下以相地與夫
凶年飢歲艱食綿力上下不相扶持之時豈止倍蓰哉善言利
者莫如其言利之精叔獻嘗輕寡謀故蒞事則有不如其言利
之精叔獻累少怒故蒞事則不稱其與利之勇使朝廷擇賢者

濟焉則會牧獻未肯自固以自必矣臣常竊歎人君有願治之誠人臣有肯治之材天下可治之實二者合會譬若四時或往或來如循環中不幸一跌則二者俱廢良心美法度成汗漫舉大利動大功亦安得無全害者耶禹之治水今所見者特其事已成道已順故也粗鄙蹉跎固寡於不言之間在所意尋豈可以枉民力費民財爲禹劣德哉臣愚謂宜先飭監司各分所隸郡縣使以所隸水土之利害來上曰某可興某可復某可築某可廢用財若干用力若干歷幾歲月天子從中斷其是非然後責成焉又特設爲監司興利賞科以勸其前則彼各分所隸矣不得不思而有賞不得不慕而有罰不得不畏也在年兩浙有監司興水利小人汨功輒以無係明監司酬賞爲言而朝廷亦不報信如此則亦孰肯策勵其屬必躬必力以成朝廷輔相天地之心于太始一興一廢果有常數焉而人苟私毫厘耶不然是否也自以召伯一嘆言之廢墳留闕雖孽子以爲不利而畫陳

期於必後者又非一人也而彌今二年付之悠悠如此則尚可
望跡天下之水如血脉化天下之田如消膏也哉自所言特利
於未超者而利舟楫者尚不在焉

論縣邑

臣聞守令之擇其難一也而今尤爲難方天下簡便無事則銓
門如歸市爭取徑去無留轍者比年已來銓法爲之一變先後
名厭當與不受往往淹歷歲時或下就空閑不急之局以茲藏
其身至角援武僕使衝撻過惡之人以充其乏蓋縣令之輕未
有甚於此也朝廷所以集成治功其根本在縣令而使士大夫
有不樂就之心銓司有輕用之意受命之日一縣之綱領百里
之民已自蕪夷矣尚何督責寄委之虛文哉以呂究觀縣道其
法度既已可守而其甚者特苗役事有陷失不前之憂然又力墾
倚耕則雖百十亩役無定念也誠不樂就者縣有大小事有簡
繁大目繁者過常多小目簡者過常少然其間盡心力爲之與

夫偏印休間而治自同官守同一罷去而上下法網又常密於大縣無功足過在人情亦安肯免貞就之哉熙寧之前縣有望其祿金分十至十五墮殺之美非此色人不得爲此等縣雖甚苟擣然亦可以懲矣今選人祿金第爲一例其以資序外競者又別事也祿金等則利圭圭田等則利事簡三者無所利而徒就事繁渴多之地雖使卓茂魯恭尚有難色焉豈以見武人以試法換應子以歲泊遷往往往爲大邑其奸言進止百色極梗良可取嗤侮而況責其總政事爲墮下愛百里之間竄平是爲姦胥亞俗之愚筭而已以此吉之負不洗之過愆而陽弓破膽又可知也百聞諸議者謂宜以事體簡劇爲上中下三等之縣月給食金五十中縣月二十二縣不給乃以所隸縣賦罰不係省錢充則官無橫廢而人有樂盡之意矣今兼兵之邑鹽富之裔一比常邑所給爲優以常邑所給等而責輕之所以人人樂就焉坐下試以今官為載之有安坐無事而

月給食金者何可勝數至於州縣主糧之官出金入粟曾無寸
勞而數佈萬則已自此第給之矣反於縣道重更借乎又况官
船橫費而使人人樂爲其利害何如哉乃若議爲循貧減年外
季等賞則臣疑過甚而思有不及周者况今興利補盜試法差
委其常典大率用此又加以縣道歲月之遷則益紛紛矣所以
處縣道者既重矣然後可以講擇材而授也故凡上縣則歸之
中書省除少倣今守丞權入之法或旁外或正用登口也中
縣委錄司以所謂臉色者羞憚焉是一舉而兩得之也則賢者
復重其任而不肖者可以謹守免過今司農之丞簿以歷縣道
爲正蓋新進羣生有不置錄稿之勤故爾司農上有大使非以
屬所得專而猶峻爲之若此凡一邑百里付在令平而使之紛
勃顛倒爲左右口實彼承佐亦安得必改正之哉或朝廷每一造
新制賞責賜司以對核與選倚亦爲急而監司又忽忽奉行而
已與其證決之於未濟則曷若追始出之本一清焉爲利乎此

年以水利擇守固善矣然一邑百里徒以水利爲恤則似閭民
事者果可以悠此而已哉今所謂長官者人人羣之而謂諸州
守皆曰知縣柰何使親民之官與莘夫牧子以也亦佳朝廷有
以增重焉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十四